

第一章 卓家掌中寶

明明是大白天，可天候陰霾得猶如掌燈時分。儘管如此，皇城裡依舊是熱鬧的歲末情景，大街小巷熙熙攘攘，好不熱鬧。

然而，城南卓家大宅則是極端對比。朱門兩旁白幡飄動，再往裡走，擺設在偏廳的靈堂裡泣聲不絕，令聞者傷悲。

「卓爺。」

喪主卓震聞聲抬眼，清冷面貌添了幾許暖意。

「徐爺。」卓震應了聲，聽見跟在徐詰身邊的少年喊了聲世伯，他輕點個頭，領著兩人上香。

上過香後，卓震和徐詰在一旁低語交談，少年一雙漂亮的眸隨意地掃過四周，視線漫不經心地掠過棺蓋，見站在棺旁的卓家大少爺卓景麟朝自個走來。

卓景麟長他兩歲，身形修長，面貌俊逸，可惜因喪母神色有些頹靡，走近後，他低聲道：「徐鼎，小雅哭累了，剛剛我讓雷家表兄妹帶回芙蓉院了。」

「我去瞧瞧她。」徐鼎回話的嗓音有些啞，正是要變聲的年歲。

「去吧。」

徐鼎調整了下身上的羽氅，瞧了眼與卓震交談的父親，如識途老馬般直往大宅後院走。

來到院門，便有婆子上來，他擺了擺手，直接進了屋子。

守在外室的兩個丫鬟一見他，立刻打起了綢簾，齊齊向裡頭喊了聲，「小姐，徐二少爺來了。」話落，便讓他進了內室。

「徐二少爺。」

他一進內室，便見雷家兄妹從床邊站起，雷持音甚至退到屏風外頭，但他的目光直直地擋在雷持言身上，打量他日漸抽長的身形，日益俊朗的面貌，直到一軟糯的嗓音輕喚著他——

「鼎哥哥。」

他收回目光，大步走向床，將坐起身的卓韻雅一把抱進懷裡。「傻丫頭，有沒有乖乖地等我回來？」

「有。」她啞聲道，嗓音是哭得悽慘後的沙啞，一雙琉璃般的眼睛早已哭腫。

徐鼎眉頭微蹙著，見她努力地抿緊嘴，忍住淚水和泣聲，一陣心疼不已。

徐、卓兩家比鄰而居，兩家更是從祖父時就交好至今，所以兩家的孩子向來走得近，而其中，他與卓韻雅的情分又更深了些。

他與卓韻雅是雙方母親口頭定下的娃娃親，可以想見兩人的母親姊妹情深，而三年前他的母親去世，那時若不是小雅嘴饞，搶著吃他的糕點茶水，恐怕就是他與母親攜手入黃泉。

母親走了，他心疼替他擋死的小雅，幸好她吃得不多，將養了幾天就無礙了，豈料三年後她的母親雷氏病逝，她與他一樣都成了沒有母親疼愛的孩子。

只是他總覺得事有蹊蹺，雷氏的身子骨向來好，打他有印象以來就連風寒都少有，這樣的人怎可能突然病逝？可大宅內許多事是不宜深究的。

「徐大少爺。」

正思付著，外頭丫鬟的喚聲教他揚起濃眉，不一會便聽見腳步聲踏進房內，那人道——

「二弟，你跟爹到卓家弔唁怎麼沒找我一道？」

那嗓音像是惱著，可他似乎也不在意徐鼎有無回答，逕自走到床邊，輕嘆口氣，

「瞧瞧，小雅最美的眼都腫得像核桃似的了。」

「徐大哥。」卓韵雅啞著聲喚著。

徐爵輕撫著她的髮頂。「別哭了，妳這樣不是要讓妳母親擔憂走不開嗎？」那嗓音是十足的溫柔，任誰都聽得出他的真心實意。

不等卓韵雅回應，徐鼎將她的臉按進胸膛裡，讓徐爵撫髮的動作被打斷。

徐爵厚薄適中的唇勾勒出漂亮的弧線，回頭便對著雷持言道：「持言，咱們倒有好一陣子沒見面。」

放眼京城，徐、卓、雷這三家雖非皇商，但也算是撐起京城繁華半邊天的三大富商。雷家掌握了王朝八成的玉礦生意，卓家在幾代前則是玉匠出身，曾祖時曾受皇室看重其手藝，於是累積了可觀的家底，要說大涼最有名的玉鋪子，首推卓家的奇珍堂。

至於徐家，則是大涼行商。要說行商，來往貿易似乎沒什麼大不了，然而徐家卻是大涼唯一能自由出入其他國家的行商。聽說幾代前的徐家老爺曾經順手救過古敦皇子，又聽說也曾經阻止過西秦內亂，甚至最南邊的無極皇室也承過徐家的恩情，所以徐家擁有通行各國邊境令牌，且言明就算兩國交惡，戰火四起也絕不殃及徐家人，依舊放行徐家商隊。

可以想見，這徐家在大涼的身分有多尊貴。

「嗯。」雷持言生得劍眉朗目，面貌俊秀卻清冷。

「不如咱們到外頭喝茶，讓他倆說點體己話。」徐爵說完不忘看向徐鼎，像是要徐鼎誇他眼色好還順便替他帶走閒雜人等。

他知道，這幾年徐鼎對小雅這丫頭愈來愈上心，真把她當媳婦看待，儘管這一切看在他眼裡有些兒戲，但他向來不介意為弟弟做點順水人情。

雷持言看了眼依舊窩在徐鼎懷裡的卓韵雅便應了聲好，再對著卓韵雅道：「小雅，表哥和持音先到外頭，一會再陪妳。」

「嗯。」卓韵雅從徐鼎懷裡探出頭。

雷持言見她難受又忍住不掉淚的神情，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，走到屏風後拉著雷持音一道離開。

待人都離開後，徐鼎才取出帕子輕拭卓韵雅頰上的淚痕。

「我知道妳難過，但要是哭壞眼睛該怎麼好？」像是低斥的話語裡是滿溢的不捨和寵溺。

卓韵雅眼淚一串跌落，在他懷裡哭得抽抽噎噎，啞聲喃著，「娘明明就好好的，怎會一早醒來就說歿了？我要看娘最後一眼，爹跟大哥，溫嬪嬪和明月姑姑都不讓我看……」

徐鼎聽著，溫嬪嬪和明月是雷氏最倚重的心腹，連她倆都攔住小雅，看來真是印證他的猜想，不過這畢竟是卓家的家務事，他就算起疑也不好介入。

「小雅，生死難卜，該來的誰都逃不掉，妳就讓雷姨放心地走，別讓她擔憂。」卓韵雅泣聲漸止，唯有眼淚還掉個不停。「可是，我難過……」

「我知道妳難過。」就連他心裡都不好受，遑論是她？「但哭是沒用的。」雷姨是個爽朗沒心眼的婦人，愛笑愛鬧顯得不夠端莊，但是這樣的人他覺得很好。曾經他想，如果母親如雷姨這般，也許就不會早逝，可說來命運也極其諷刺，這對姊妹淘在三年間先後離世。

大宅裡藏著太多骯髒事，只是大夥都選擇視而不見罷了，而那些太過純淨之人是注定無法在裡頭生存。

卓韵雅揚起小臉，「所以鼎哥哥從來不哭？」當年薛姨去世時，雷表哥曾帶著她過府弔唁，那時鼎哥哥只是靜靜地跪在靈堂前，他漂亮的眼沒有哭過的痕跡，就是木然得可怕，讓她覺得陌生。

而三年過去，鼎哥哥仍像往昔疼她，有什麼好的定是送到她面前，臉上也恢復往日俊雅的笑容，可是她總隱隱感覺他不一樣，只是說不出哪裡不一樣。

徐鼎直瞅著她，一雙承襲母親的美目閃過幾許複雜。「小雅，有太多事就算哭瞎了也改變不了。」他的母親被毒殺了，要不是小稚吃了他的糕點，他會是跟著母親一起離世，可是父親卻查不出是誰下的毒手，這事就這麼揭過了。

在徐家、在卓家，主母的死就像是一頁不知所云的故事，翻過頁，眾人漠視，僅餘悲涼。

而雷姨呢？是否與他的母親一樣？世伯身邊也有幾個妾室。

卓韵雅皺起細細的柳眉，努力地想理解他的話，好半晌才用力地點著頭。

對，鼎哥哥說的對，她就算哭瞎了眼，娘也不會回來。

瞧她乖順地裝成大人樣，徐鼎不禁心疼地輕撫著她的頭，而後像是想起什麼，從懷裡取出一只木匣。「小雅，這是我從古敦帶回來送妳的，瞧瞧喜不喜歡。」

卓韵雅垂著掛著淚珠的長睫，意興闌珊地撫著匣面。如果是以往，她早就欣喜若狂地開了匣，每每賞玩徐鼎從其他國家帶回的各式珍品是她最期待的時候，可是往後再沒有娘陪她一起了。

鼻頭一酸，淚水還是不住地流。

她想，也許等她像鼎哥哥一樣大的時候，她不管遇到什麼事都不會哭了。

徐鼎也不再寬慰她，就等著她想打開再打開。

好半晌過去，她終於翻開了木匣，只見裡頭裝了朵色彩繽紛的蓮花琉璃，琉璃剔透，隱約可見裡頭有點點星光，她忘了掉淚，小心將巴掌大的蓮花琉璃取出。

「鼎哥哥，這裡頭是什麼？」她一臉驚奇地問，直盯著琉璃裡閃動的星光。

見她轉移了注意力，徐鼎才輕噙笑意地打開琉璃上頭的蓋子，就見星光瞬間竄出，像是有什麼飛走了。

她傻愣抬眼，脫口道：「星子飛走了？」這也太快了，眨眼功夫就消失了。

徐鼎起身，動作飛快地朝空中一合掌再徐緩坐到她身旁，露出一點小縫。「瞧，

這就是妳方才瞧見的星子。」

卓韵雅微瞇起眼從縫裡望去，果真瞧見有閃動的星光，可再仔細一瞧——「是流螢！」

「聰明的丫頭。」他輕撫著她的頭，隨即鬆開手，讓流螢飛出。

「可牠怎麼又不閃了？」

「白天的流螢只有被逮住的時候才會發亮，我放開牠，牠當然就不會發亮了。」解釋完，他將琉璃蓋蓋回。「是為了讓妳開心昨晚才去抓的，既然妳開心了，也不好再囚著牠們。」

卓韵雅雖覺惋惜，但還是乖巧地點頭。流螢之美，美在入夜的天地間飛舞，要是只囚在她的琉璃裡，這一生就白活了。

「這個蓮花琉璃是古敦百年老字號的琉璃坊所製，聽說古敦有在中元放水燈的習慣，把人的思念寄在上頭，隨水流向彼岸，將思念傳遞給亡者。」徐鼎把玩著蓮花琉璃，再擱在她的手中。「待雷姨的後事辦妥，到時候我陪妳放水燈。」

卓韵雅垂眼瞧著那剔透瑩亮的琉璃，「鼎哥哥，雖說我沒瞧過琉璃，可這看起來就是價值不菲，怎好放水流？」她家經營玉鋪子，她看過摸過的玉石和各種寶石可是不勝枚舉，多少看得出一點價值。

如果要傳遞思念，該有其他東西能替代，是不？

「哪來的價值不菲，這玩意兒在古敦多的是，不是什麼稀罕物。」

「可是這是鼎哥哥送我的，我捨不得丟了。」她實心實意地道。

她呢，可謂是天之驕女了，是爹娘捧在手心裡疼的，上有兄長和雷表哥疼愛，更有鼎哥哥和徐大哥照看，她在京城簡直是可以橫著走，壓根不輸城裡的世家貴女。徐鼎笑柔了眉眼。「妳要是喜歡，下回我隨我爹去古敦時再順便帶回。」

「嗯。」卓韵雅一頭撲進他懷裡蹭著。

徐鼎撫著她的髮，看著她腫起桃眼，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。

在雷氏下葬後，卓震的幾個妾室全被發賣，就連雷氏身邊最看重的陪房和大丫鬟也被發派到幾處莊子裡，乃至於卓韵雅身邊的丫鬟也被卓震替換了大半，隨即又讓牙人買了幾個小丫頭進府，卓韵雅興致缺缺地留下三四個。

卓韵雅整個人依舊蔫蔫的，甚至一想起娘親，眼眶就不自覺地泛紅，可因為徐鼎說過的話，她便忍著不掉淚。

慶幸的是，雷家兄妹暫時留在府裡陪她，加上徐鼎會在大涼待上一段時日，教她心情逐漸開朗。

徐、卓、雷三大商家辦了女學教導族裡小姑娘，女學設辦在徐宅裡，於是卓韵雅從五歲起就光明正大地進出徐家，待女學下課後，便理所當然地繞到徐鼎的院落裡，堂而皇之地和他一起午膳順便再睡他的床，只要逮著機會，她便會在他那兒耗到天黑再回家。

可惜，她大多都在小憩後就得回家，因為不是她還另外有課，就是因為他有其他

學習，抑或者是隨他父親到商行見習。

身為商家子女他倆都忙，甚至有時他隨徐世叔離開大涼，一去便是大半年，而再見面時總覺得他又長高了些、壯了些，唯一不變的是當他望向她時的笑容，彷彿她是他最珍貴的寶貝。

雖說分離時總是難受，但他說等到成親後，他便帶著她遊遍各國，兩人再也不分離。

為此，她期盼著兩人成親那天，也更加努力學習女子該學的琴棋書畫、女紅廚藝，還有商家子女該會的商算和管事，只為成為一個能與他匹配的女子。

此刻，她一身銀紅色繡梅枝衣裙，外頭罩了件銀狐裘斗蓬，梳雙螺髻，繫上墜珠絲帶，小臉細緻如雪，天生媚態的勾魂眼正懶懶半瞇著，才十二歲，已是個十足的美人胚子。

「瞧什麼？」踏進亭子裡的雷持音順著她的目光望去。「那小姑娘似乎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見過。」

「薛小七。」卓韻雅玩著髮上的墜珠絲帶，滿不在意地哼了聲。

「喔……薛家七姑娘，是薛家大房的。」雷持音讓丫鬟擺上茶點，隨即給卓韻雅倒了一茶。「妳鼎哥哥的表妹。」

「我不記得有邀請她。」卓韻雅纖白的手指像是羊脂玉，端起玉杯，長指竟比玉杯還要吸引人。

「喔，我邀請的。」

「嫂子，妳邀請她做什麼？」卓韻雅嘖了聲。「妳要邀請她也該告知我一聲。」表姊在年初嫁給她大哥，成了她的嫂子，而今天的賞花宴正是自家發出的帖子，由她們姑嫂兩人擬單邀請的。

「再怎麼說薛家也是大商家，哪有可能不往來？」雷持音睨了她一眼，突然笑得壞壞的，湊在她耳邊道：「該不會是去年聽人說妳的鼎哥哥誇了他的小七表妹，讓妳記恨到現在？」

「哈，我會記恨？」卓韻雅笑得媚眼如絲。「她是什麼貨色要我記在心裡？鼎哥哥說她好話，不過是因為她是表妹的關係罷了。」

雷持音一臉賊賊的。「小雅，妳要不要去照照鏡子瞧瞧妳現在的模樣？」

「瞧我美若天仙，傾城傾國的模樣？」她笑瞇眼，稚嫩的人兒已可預見花開正盛時的風情萬種。

「這種話妳敢說出口都不羞臊的。」雷持音佯羞道。

「事實有什麼不敢說的？」她傲她狂，因為她是卓家唯一的嫡女，更因為她這臉蛋就是有狂傲的本錢。

雷持音被她逗笑了。「是是是，知道妳美若天仙，可妳是主家，待會得要好生招呼人家，別朝人家擺臉色。」

卓韻雅啐了聲。「表妹啊表妹，真是令人討厭的東西。」

「我說小雅，罵人可以，可別蠢得連自己都罵進去，尤其帶上我。」雷持音漂亮的杏眸睨了她一眼。「別忘了，妳我都是他人的表妹。」

卓韵雅撇了撇嘴。「我忘了加上薛家兩個字。」

雷持音往她的眉心一點。「妳再不喜她，看在妳鼎哥哥的分上，妳也得待她和顏悅色點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因為妳鼎哥哥這一陣子和薛家大房走得很近。」

卓韵雅微揚細緻柳眉。這話聽起來似乎沒什麼不對，可仔細一想就頗微妙。

薛家是經營木材起家，與工部素有交情，宮中所需的木材一類皆是由薛家提供。而薛家也有人從醫，好比三房的六老爺如今就在太醫院當差，其子也繼承了醫鉢。薛家是由大房當家，徐詰迎娶的正妻便是大房的姑奶奶，生下了徐爵，隔了一年，徐詰再迎娶了三房的姑奶奶，抬為平妻，生下了徐鼎，所以徐爵和徐鼎皆是嫡長子，只是一個是正嫡，一個是平嫡。

平妻在大涼並不常見，但律例並無禁止，不過迎娶堂姊妹為正、平妻，徐詰應該是空前絕後的。坊間有傳聞，徐詰原本就與小薛氏訂有婚約，可不知為何，卻先迎娶了大薛氏再迎娶小薛氏。

不管怎樣，因為大薛氏和小薛氏的婚事薛家大房和三房產生了芥蒂，而就在小薛氏死後，大房和三房可以說是徹底決裂。想當然耳，徐鼎自然是和三房走得近，如今卻往大房走得勤……

為什麼鼎哥哥沒跟她說這件事？過年前他們才見過面的。卓韵雅噘著小嘴有點不滿，只因他們向來是無話不說的，他卻沒提起這事。

近幾年，他總是跟著徐世叔到處跑，一年裡頭待在大涼的時間連半年都不到，沒想到他一回大涼，私下的動作倒不少……嘖，何必捨近求遠，只要趕緊將她娶過門，還怕搶不到徐家當家的位置？

沉思中的卓韵雅發現雷持音朝自己笑得一臉壞樣。「幹麼這樣看著我？」她虛張聲勢地問著。

「嘖嘖嘖，妳這模樣就像是恨不得趕緊嫁給妳的鼎哥哥，好助他一臂之力。」雷持音搖著頭，一臉無法苟同。

卓韵雅小臉漲紅。「妳自個兒胡思亂想，還瞎說到我身上，我哪有這麼想。」

雷持音只是挑著眉，好整以暇地喝著茶。

卓韵雅不禁氣餒地垂下臉。從小，她就跟表姊最要好，要好到她一個眼神都能教她猜出她的想法。

「走了，時間差不多了，雖然前頭有我娘替咱們打點著，咱們也不能老躲在這兒。」吃了塊糕餅後，雷持音取出帕子擦了擦手便拉著她走。

卓韵雅一臉心不甘情不願，然而當她出現在薛七姑娘面前時，她立刻轉換成另一張臉，將薛七姑娘從頭到腳誇了一遍，簡直要將她比擬成天仙，教一旁的雷持音忍不住把臉轉到一邊偷笑。

有什麼辦法？對卓韵雅來說，從小就知道徐鼎就是她往後的天，舉凡是對他有利的事，她就會拚命去學，死命去做。

她心甘情願，只因她知道徐鼎也待她如此。

所以哪怕這時的他們常常分隔兩地，飽嘗相思，她也願意為了美好的將來忍耐。直到宴席結束，卓韵雅才回院落歇息，就見大丫鬟書藍從外頭走來，噙笑道：「小姐，徐二少爺在琉璃園那裡等著。」

卓韵雅一聽趕緊起身，拉整了衣裳再瞧瞧髮飾可有亂，便急急朝琉璃園趕去。琉璃園是她院落外的園子，只因她喜歡琉璃而取名。以往他要找她，都是光明正大地進她的院落，但在她過七歲後，他便道男女有防，如果要見面便約在園子裡。真不知道他是上哪學那些酸儒禮教的，她又不是官家千金，哪裡需要守那八股規矩？大涼的民風本就剽悍，一般女子學騎馬射箭都尋常得很，就算跟男子私下見面也大方自然，哪裡需要避東避西的，又不是行見不得人之事。

琉璃園裡的燈尚未撤下，遠遠的，她便瞧見有抹頑長身影。

「鼎哥哥！」她乾脆撩起裙襬，跳下廊階，一口氣撲進他懷裡。

徐鼎趕緊張手將她給摟進懷裡，嘴裡叨唸著，俊顏卻是滿是笑意。「瞧你，毛毛躁躁的，像你這年紀的姑娘家，哪個不學著端莊嫋雅的？」

「我學別人做什麼？我就是我，我就是這樣的。」她緊環著他，抬起小臉，笑得嬌俏極了。

感覺他又比去年壯了些，笑若燦陽的他脫了些稚氣，五官更加立體奪目，老說她笑起來會勾人，他才勾人呢，都不知道要拐多少姑娘家，真真是個禍水。

徐鼎垂斂的長睫遮掩不了眸底滿溢的寵溺。「你這丫頭還真是狂妄。」每每再見到她，總是一份驚喜，每每將她擁入懷裡，總教他起心動念，要是能將她帶在身邊，不錯過她任何成長，不知道該有多好。

「不狂一點，配得上你？」

這話將徐鼎逗樂，不禁將她摟得更緊。「你這丫頭還真不害臊，這話要是教人聽見會笑你的。」

「還能有誰聽見？書藍在外頭守著。」她心想，只要不被嫂子聽見就好。許是一物剋一物，她什麼都說不過她。「況且，外頭人都知道咱們是娃娃親，總有一天要成親的，連你那薛表妹也是。」

徐鼎濃眉微揚，聽她話意便知道她是知道了一些事。「她自然知道，要是這陣子遇上她，別跟她置氣。」

「知道，可好好的你怎會往薛家大房走？」說真的，她完全不認為鼎哥哥是為了搶位才跟薛家大房走近，雖說徐大哥和鼎哥哥皆是嫡子，可平嫡終究比不過正嫡，薛家大房會支持誰一點都不需要懷疑。

「也沒什麼，總是親戚，走動走動也是好。」徐鼎神色不變，笑得如沐春風。

卓韵雅生氣了，一把將他推開。「我還以為我們之間是無話不說的。」她知道，是人總是會變，她也知道鼎哥哥有著她所不知道的另一面，可不管是怎樣的他，都是她今生所歸，在她面前，他不需要偽裝，所以他不該隱瞞。

「小雅，」徐鼎笑嘆著，一把再將她拉回。「不過是查一些事罷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卓韵雅冷聲問著。

「小雅。」他輕嘆著，撫著她的髮，將她的臉按進胸膛裡，不讓那雙勾魂眼左右

他的心思。

卓韵雅撇了撇嘴，心底很清楚這已經是他的底限了，他既然不打算說，她再逼問也只是讓彼此不愉快，何況，她大抵猜得到他的心思，沒必要真逼他說出口。她乾脆地轉移了話題。「什麼時候回來的，信上不是說要等到四月才會回來？」

「採買已經備齊，所以就提早回來，最重要的是——」他說著，從袖子裡取出一只小木匣。

卓韵雅看了一眼。「不會又是蓮花琉璃吧。」這木匣面上題的是「琉璃坊」龍飛鳳舞的三個大字，她屋裡已經堆了幾個。

「不喜歡？」

卓韵雅沒吭聲，打開一瞧，裡頭是一只嬰孩巴掌大的蓮花琉璃，其精緻程度可說是巧奪天工了。

「怎麼不說話，真不喜歡？」

「鼎哥哥送的怎會不喜歡？只是我娘都走了那麼多年，你還送這個？」她都十二歲了，也差不多該送一些首飾類的了吧。

「那好，明年開始送妳不一樣的。」

「什麼不一樣的？」她雙眼一亮。

「明年妳就知道了。」

她啐了聲，雖對這答案不滿意，卻也忍不住期待明年時他到底會送什麼禮。

反正，只要是他送的，不管是什麼她都會喜歡。

「過兩天，我要代我爹去一趟西秦，大約要半年後才會回來。」他輕聲告知，大手不住地撫著她如緞般的髮，不禁想，她要是能再趕緊長大就好了，他就能早點將她迎娶回家，可以帶著她遊歷各國，而不是只被圈在卓家的小院落裡。

「徐世叔這回不去？」

「我爹身子有些不適，這是他頭一次允許我拿令牌獨自前往。」其實他心裡很清楚，爹看重他較多，就連令牌都已經交到他手中，意謂著他是屬意自己繼承當家的。

「既是如此，你可得要好好辦妥這事。」這可是他的首役，得趁此立威，不讓旁人有說嘴的機會。

「那當然，所以妳就乖乖地待在這兒等我，之後不管去哪我都帶著妳，直到妳厭倦為止。」

心有靈犀的卓韵雅笑嘻嘻著，夢想著那一天到來，能與他雙宿雙飛。

然而，誰都想不到徐詰竟在徐鼎離開大涼一個月後病故。

由於徐鼎人根本不在大涼，所以徐詰的死成了京城人茶餘飯後的話題，各式各樣的版本在市井中如火如荼傳開。

卓韵雅坐在書案前，提著筆卻不知道該怎麼下筆。她想，這消息應該有人已經捎訊給他才是，她就算不寫信也不打緊，可是什麼都不寫好像也不對，真要寫，她

該寫什麼才好？

得知徐世叔身體有恙，她曾經過府探視，卻被大薛氏拒絕，讓兄長與父親走了一趟，所知卻是有限，就這樣一日過一日，不想徐世叔就走了。

她不禁想起當年薛姨的死。雖說那時她年紀小，連自己中過毒都忘了，但她聽兄長提過當年的事，知道她吃下了和薛姨一樣的糕餅，如果不是她，當年出事的就是鼎哥哥了。

誰會視這對母子為眼中釘，欲除之而後快？也正因為如此，她猜想鼎哥哥突然接近薛家大房，便是為了查當年的事。

都過了那麼多年了，就算當年曾經留下什麼蛛絲馬跡，如今也不復見了，巧合的是，鼎哥哥才往薛家大房走動沒多久，徐世叔去世了，徐家當家的權柄就在鼎哥哥不在、無族人見證的情況下，落到徐大哥手中。

這一切到底是巧合還是命中注定，恐怕只有大薛氏才清楚。

墨水在紙面上暈開，丟開了筆，卓韵雅看著窗外不語。

她現在更擔心的是——他到底安不安全。

連她都知道他目前人在西秦境內，大薛氏會不知道嗎？

而遠在西秦的他，是否一直掌握著徐府的動靜？

疲憊地閉上眼，卓韵雅暗罵自己竟無一絲能助他的能力，只能放任他孤軍奮戰……眼前她又該要怎麼做，才能讓他平安歸來？

第二章 徐家變天了

一個月後——

「小姐，太太來了。」書藍進了房後低聲說著。「表少爺也來了。」

正坐在案前畫飾物的卓韵雅眉眼不抬地道：「讓他們在偏廳等我。」話落，她把筆一擋，將紙收到一旁，連衣飾都懶得整理，快步走出房。

「表哥，可有找到鼎哥哥了？」一進偏廳，她便快聲問著。

還未落坐的雷持言一身風塵僕僕，先是注視她好一會才道：「他沒事，剛剛已經回徐家了。」

「真的一切都安好？」

「有我親自出馬，他能不安好？」面對她，雷持言輕噙笑意，向來冷硬的面部線條顯得柔和，淡漠無味的俊臉變得溫潤如玉。「沒有妳擔心的事發生，我去時他正巧也要趕回大涼，所以我就跟他一道回來。」

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得到雷持言的保證，卓韵雅懸著許久的心才終於安穩下來。

在徐世叔去世後，她擔心鼎哥哥會遭遇禍事，所以託嫂子將表哥找來，央求表哥去一趟西秦，替她探探鼎哥哥。在大涼，徐家的馬隊是最強悍的，而為了護送採掘的玉礦進京，雷家的馬隊數量卻是最多的，有時徐家需要的數量不足時，還會跟雷家借調。

如今表哥已經繼承當家，自然能夠隨意調派手下馬隊，雖說是比不上徐家擁有通行各國的令牌，但只是去鄰近的西秦，弄個路引通關證什麼的比一般商家要來得

快多了。

「小雅，妳一句話讓我哥跑了一趟西秦，他才進門連口茶都還沒喝，妳好歹也讓他坐一會歇著。」一旁的雷持音終於忍不住埋怨起她，拉著自家兄長在旁坐下，接過丫鬟送來的茶。「連一聲謝都沒說像話嗎？」

她是真的心疼自家兄長，尤其心疼兄長那得不到回應的感情，明知求不得卻還是放縱地寵她疼她入骨。

卓韵雅這才發覺雷持言看起來精神奕奕，可眉宇間難掩疲憊，臉色也有些蒼白，不禁內疚地道：「表哥，對不起，讓你跑這一趟，竟一個月的時間就來回，你一定很累了，我讓人收拾個院落讓你歇會？」

「不用。」他淡笑道，垂眼瞅著手中的茶水。「小雅，我知道妳現在想到徐家見他，但還是先緩緩吧，他剛回來必定有許多事要處理。」

心思被看穿，卓韵雅有些難為情地撓了撓臉。「我知道他會忙一陣子，不急著見他，就……就是有點擔心他。」她這個表哥武藝驚人，而跟在他身邊的隨從一個個都是拔尖的，有他帶人去接徐鼎，徐鼎必然安然無恙，只是有時總得要眼見為憑，才能教人真正放心。

雷持言聽著，睨了雷持音一眼，便見她了然於心。

雷持音忖了下，問：「小雅，前兩日公爹要妳畫的玉飾妳可畫好了？可別擔誤了時間，那可是貴妃娘娘要的。」

隨著卓韵雅的年紀漸長，她的才華益發奪目，設計飾樣、嵌寶鑲玉，甚至連點翠這門工藝都已近乎爐火純青，讓卓家奇珍堂的匠師莫不讚嘆她的七巧玲瓏心，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。

去年她設計了一款碧璽頭面放在鋪子裡展示，讓貴妃娘家嫂子買去，穿戴進宮，貴妃一眼就看中，差人訂了一套紫玉頭面和五件玉簪，就憑著貴妃這一單，奇珍堂的飾品突然在京城水漲船高，就連皇上都起了興頭。

為此，皇上為了貴妃特地召她進宮。可知道這對一個商家女是多麼至高無上的榮耀，整個卓家都因為她镀上了一層金。

「……還沒。」卓韵雅垂頭嘆氣地道。

她不是對自個兒沒信心，而是她心裡掛記鼎哥哥，哪有心思設計那些頭面玉飾。

「趕緊畫好，妳也知道後續打磨也需要時間，最要緊的是，妳要是能憑妳的手藝獲得宮中幾位娘娘好評，日後妳才有能力幫上徐鼎。」雷持言說話向來簡單扼要，卻總是能一針見血。

就見卓韵雅想了下，便乖乖地回書房畫飾樣。

「這丫頭，只要一提到徐鼎，說是對徐鼎好的，她立刻著手，都還沒嫁人呢，真以為徐鼎是她的天，仰他而活了嗎？」雷持音啐了聲，見自家兄長只是捧著茶水輕噙笑意，她的火氣瞬間滔天揚起。「還有你，大哥，你能不能清醒一點？你要嘛就去搶，要嘛就放手，這樣不乾不脆的算什麼？」

雷持言眉眼不動，唇角卻顯得苦澀。「我有什麼資格搶？」

「你認為你比不上徐鼎？」雷持音的嗓音拔尖了起來。

不是她要誇，她大哥臉蛋比徐鼎俊，商場上運籌帷幄穩重冷靜，唯獨對小雅失了心，簡直可說是死心塌地，專屬的隨從，只要她開口，她大哥不可能說不，而且雷家人口簡單沒什麼糟心事，她大哥打死也不可能納妾，隨時都能守在她身邊，這樣相比，到底是哪裡比徐鼎差？

不就是只差了當年的娃娃親！

「小雅心裡沒有我。」他淡然道。

「那就想辦法讓她心裡有你，去搶去奪！」雷持音看似柔弱惹人憐愛，骨子裡卻是剽悍的北方兒女，敢愛敢恨，能捨能搶。

雷持言苦笑了下。「音兒，妳不懂。」對他而言，小雅的笑容是他一輩子想守候的，只要小雅幸福，那便是他想要的幸福。

「對，我就是不懂。」她不懂情愛，為了雷家好，所以她自願嫁進卓家，橫豎能與小雅為伴她也開心，可她就是不懂，他明明心儀小雅，明明還有機會改變，他卻選擇將她拱到徐鼎身邊。

甚至還傻得捨身去搭救徐鼎！瞧，為了救徐鼎他受了傷，氣色這麼差，可小雅卻壓根沒發現。

她不怨小雅，她只是不認同大哥的做法，覺得不值。

今年都已經滿二十歲了，竟然還沒有成親的打算，也簡直傻到她都不知道該怎麼罵他才好。

無聲嘆口氣，她拉著雷持言的袖角。「傷口還疼不疼？」

「小事，徐鼎傷得比較重。」

他不讓小雅去找徐鼎，除了不想讓小雅憂心徐鼎的處境，更是為了不讓小雅捲進他們徐家的鬥爭裡。

雷持音臉色有些凝重。「真是大韓氏派人除去徐鼎？」

雷持言呷了口茶，沒正面回答。「人都死了，沒有證據。」

「……小雅要真是嫁過去，日子怎麼過？」想著，她不禁又頭疼了起來。與其執意嫁進徐家，嫁給她大哥不是更好嗎？那丫頭怎麼就那麼死心眼。

「那是三年後的事，三年後再說。」

小雅還要三年才及笄，雖說不知三年後有什麼變化，但至少他還有三年的時間能將小雅護在羽翼之下。

徐鼎臉色灰白地站在空無一物的靈堂，目光掃過一旁尚未撤掉的白帳，斂下的長睫遮掩不了黑眸迸射出的冷肅殺氣。

「徐升呢？」他啞聲問著身後的管事。

「二少爺，徐升人在二少爺的院落候著。」管事趕忙回道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又說：

「可是大太太在花廳等候二少爺，二少爺是不是要先過去一趟？」

「不用。」徐鼎踏出靈堂外，身形踉蹌了下，身後幾名隨從一個箭步上前欲扶他，卻被他揮開。「我沒事。」

「二少爺，你身上的傷要緊，還是趕緊讓大夫過府一趟。」與他最接近的隨從徐聿堅持扶著他。他比誰都清楚二少爺此刻的心情，可逝者已矣，他總是得要先保重自己，畢竟他背上挨了一刀，傷口深可見骨，當時要不是雷持言的馬隊剛好趕到，他們一行人能不能安然回大涼誰都說不準。

「不需要。」徐鼎一個眼神丟去，徐聿只能乖乖地鬆手。

他知道二少爺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身上有傷，不想讓大太太以為有機可趁，在這當頭痛下殺手，畢竟老爺的死極不尋常，如今要是再添個死人，對已背負各種流言的大太太而言毫不在乎，橫豎只要能達到她的目的就好。

跟著徐鼎回到院落，就見徐升跪在書房外頭，徐聿不禁無聲嘆口氣。他和徐升都是徐家隔房的庶子，蒙二少爺看重帶回徐家習武習商，徐升是二少爺身邊的大帳房，所以當他們出門在外時，徐升向來是留守在府裡，暗地裡投遞信息。

「二少爺。」眉目清秀的徐升跪伏在地。

徐鼎氣息微亂的走過他，道：「進書房說話。」

「是。」已跪了一段時間的徐升靠徐聿扶了一把才站得起身，示意幾個隨從將外頭看牢了，他才緩步走進書房裡，「二少爺身子沒事吧。」

徐鼎擺了擺手。「我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徐升吸了口氣，啞著嗓子道：「老爺的病情突然惡化，大太太一直守在房裡，我曾找了大夫詢問，大夫只說老爺是惡疾，去年就診出也自知時日無多。」

徐鼎神色恍惚，想起父親帶他前往西秦和古敦時便常常露出倦態，他卻沒擋在心上，以為父親是年紀大，難免力不從心，豈料……「用藥方面呢？」哪怕是惡疾也不該來勢如此洶洶，教他連見最後一面的機會都沒有。

再者，他在回程路上遇到埋伏，要說不是大薛氏幹的，他還真不信！

「我曾查過藥渣，找了外頭的大夫詢問並無異樣。」

「診治我父親的大夫呢？」

「是我不好，得知老爺離世，我急著差人通知二少爺，待我想到要找那位大夫時，那位大夫已經不知去向。」

「其家人、門生弟子呢？」

「家人也不見蹤影，至於門生只說大夫回南方養老。」徐升說完，垂著頭等候徐鼎下令。

徐鼎眸裡滿是血絲，全是疲憊，卻遮掩不了他此刻的憤怒。「她怎麼敢！」他突地怒咆了聲。

那是她的夫君！他作夢也想不到她竟連父親也不放過！

當年母親曾說過父親是被人使計壞了大薛氏清白，逼得父親不得不娶大薛氏，而後再用平妻禮將母親娶進門，從此父親再不踏進大薛氏的寢房。從有記憶以來，他與母親就是大薛氏的眼中釘，只要父親遠行在外，他與母親便受盡欺凌。

最終，母親死了，儘管苦無證據，可誰都知道是大薛氏下的毒手，接下來便是等待時機除去他。

可她再恨，也不該對父親下死手！

她是瘋了嗎？天底下有她這般蛇蠍心腸？

徐升彎膝再跪下。「二少爺，是我不好，沒能早點蒐羅證據。」

「派人出城找，把那個大夫給找回來，就算是屍體也要翻出來，交給當地縣衙驗屍查案！」

「是。」徐升應了聲，緩緩抬眼，帶著幾分欲言又止。

徐鼎橫睨他一眼。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
徐升張了張口，最終下定了決心道：「老爺臥病在床時，時好時壞，我曾經幾回試著接近寢房，其中一次，我聽見老爺對大太太說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？」徐鼎疲憊不堪地垂斂長睫。

「老爺說……別讓二少爺知道是雷氏害死了二太太……」

徐鼎頓了下，緩緩抬眼啞聲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老爺說別讓二少爺知道是雷氏害死了二太太。」徐升一鼓作氣地道。

他不想說，可他清楚二少爺對於母親之死耿耿於懷，千方百計要找出證據，找到當初相關人等，而他聽見的，證明並非大太太害死二太太。

「你在胡說什麼！」

「二少爺，我說的都是真的，那聲音確實是老爺的，老爺交託大太太打理二少爺的婚事，說要是讓二少爺知道了實情，與卓小姐的姻緣就會斷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住口！」徐鼎驀地起身，將案桌上的筆架水洗全都掃落在地，聲響驚動了守在院落的隨從，徐聿更是飛步來到書房外。

「二少爺……」

「不可能、不可能！」徐鼎殷紅著眼，怎麼也無法接受連袂而來的打擊。「一定是哪個環節出錯，雷姨為什麼要毒害母親？她有什麼理由毒殺母親？更何況，一個不小心就連小雅都會沒命！」

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，雷姨帶著小雅過府探視他風寒初癒的母親，桌上的糕餅是雷姨帶來的，待他到母親屋裡時，是小雅端著糕餅給他，可看她嘴饞，他便給她吃了，就在那時，母親嘔血昏厥，雷姨帶著小雅回卓府沒多久也傳來小雅中毒……可是，他記得小雅的毒很快就解了，如果是同樣的毒，小雅那時才三歲，哪怕吃得再少也不可能短時日內就好轉……

那時他服喪，沒去探視她，是雷持言帶她過府弔唁。

「二少爺是否記得當年老爺找了好幾位大夫救二太太，可是每個大夫都說二太太並非中毒，是二太太的體質與常人不同，吃了某種不該吃的東西引起類似中毒的現象？」

徐鼎目眴盡裂，各種情緒衝擊著他，他的腦袋反倒分外清明。

當年大夫的說法他壓根不信，可是，母親的體質確實是異於常人。母親曾對他說，她不能吃核桃，要是不小心吃了可能會喪命，而母親也擔心他的體質與她一般，便告誡他別吃任何糕餅，他也一直遵守著。

假設，母親所吃的糕餅裡摻了核桃使她致命，那麼小雅根本不可能因此中毒，倒是應對了她中毒後幾日內便好轉。

思及此，徐鼎乏力地坐回椅上，腦袋還運轉著，母親與雷氏親如姊妹，雷氏到底知不知道母親這特殊的體質已經不得而知，假設雷氏不知情，只能說是她的無心之過，但如果她知道……她為何要這麼做？儘管當時他年紀尚輕，可他依稀記得雷氏待母親的好，他想不出她這麼做的理由。

而父親呢，他又是如何知道母親的死與雷氏有關？

雷氏死了，父親也死了，他還能找誰問清楚？

都過了這麼久了，他還能怎麼查？

「二少爺，沒事吧？」徐聿焦急地在門外喚著。

徐鼎吸了口氣，眉目凌厲地道：「徐聿，差人去找，將當年我母親死去時還在身邊當差的所有嬤嬤和丫鬟都給我搜出來！」

徐聿不禁愣住，這些年二少爺一直讓人去找當初在大薛氏身邊的大丫鬟和嬤嬤，怎麼現在反倒要找二太太身邊的下人？都過這麼久了，那些人都不知道被大薛氏給打發去哪了，怎麼找？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？

夜涼如水，夜風颳過衣袂，窸窣作響，一抹頗長的身影孤單地站在成片的李樹後頭，幽深的黑眸直睇著寢房透出的微光。

「二少爺。」徐聿的嗓音低緩響起。

「嗯？」徐鼎頭也沒回地應著。

「大少爺還在院落裡等二少爺。」徐聿輕步來到他身後，直覺得今晚他倆的行逕實在像極了登徒子，可想想二少爺和卓小姐是未婚夫妻，所以勉強還有一丁點理吧，但要是被人撞見，還是出格了些。

「嗯。」

就那麼嗯了聲就沒下文，徐聿只能跟著他在夜色裡吹風，直到外頭響起梆子聲，他才忍不住再問：「二少爺還沒打算回府嗎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那……還是乾脆去見卓小姐一面？」反正都闖到人家院子了，寢房燈也還沒熄，偷偷見一面也無妨。

「……不。」他啞聲道。

他還沒釐清頭緒，無法見她，儘管他是恁地想她，尤其在他莫名喪父需要一點安慰時，他還是不能見她。

天知道，小雅是他慘澹的年少歲月裡的一抹光，尤其當她粲笑如花，那雙琉璃般的眸子像是星子般映照著他。他想見她，想抱抱她，可是他還不知道怎麼面對她，他不能見她。

徐聿聞言，只能無奈地搖頭。真不知道二少爺是哪裡不對，明知道卓小姐三番兩次尋他，卻將她擋於門外，要說不想見她嘛，那又何必三更半夜摸進人家院子？徐鼎就這樣呆站著，看著燈熄了，等到天微亮了，他才啞聲道：「徐聿，準備行囊，啟程。」

「二少爺，天都快亮了，要不跟卓小姐說一聲咱們再走？」他知道二少爺打算回

西秦交易那筆貨，可既然都等到天亮了，就見一面吧！

二少爺很不對勁，他很擔心呀！

徐鼎沒吭聲，逕自繞著小徑翻牆而去，徐聿沒轍，只能快步跟上。

卓韵雅在最短的時間裡將玉飾的花樣給畫妥，交給了卓景麟後便往徐家跑，可惜徐鼎沒在家中。

一連幾日與他聯繫不上，教她憂心忡忡卻又無計可施。

後來，還是雷持言告訴她，她才知道他又啟程前往西秦，完成未竟之事。

卓韵雅滿臉錯愕，不敢置信喪禮才結束，他竟然立刻前往西秦。

「他還在喪期耶……」她吶吶地道。

雖說她能理解在西秦必定有十分重要的事等他處理，但就算再急，他也不可能連告知她一聲的時間都沒有。

大涼律例，喪期守孝從一年到三年皆可，然而商家重諾，為免影響商事，會在最後打契期限前進出貨，可一般來說，商家有喪往來商賈都會體諒，延長期限，所以徐鼎根本沒必要急著前往西秦。

「也許西秦那批貨正急著要，時間上已有所擋擋。」雷持言淡聲道。可實際上，當他去見徐鼎時，只覺得徐鼎態度十分古怪，試著旁敲側擊，可惜徐鼎始終沒鬆口。

「可徐家的事已經處理完了嗎？」她真的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在這時間點趕往西秦。

「徐家的當家已經確定是徐爵了，畢竟他是正嫡。」

「這更不對勁。」鼎哥哥怎麼可能將當家的位置拱手讓人，尤其在這種波譎雲詭的狀態下，他沒有釐清徐世叔的死因，甚至沒將族裡輩分高的耆老都找來，怎麼可能吞得下這口氣，甚至離開？

「不管怎樣，徐鼎很清楚眼前的狀況，不管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徐爵的身分，與其硬碰硬，倒不如先謀後動。」他眼中的徐鼎是個心思深沉且慎密之人，哪怕身處逆境，他也會靜待其變再伺機而動。

「可是如果大薛氏想對他——」她抬眼直睇著雷持言。

「不會，徐世叔才過世，徐爵已經成為新當家，要是徐鼎在這當頭再出事，對她而言可是一點好處都沒有。」

卓韵雅想了想，覺得他說的確實有理，可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是覺得不對勁，總覺得徐鼎回來之後必定發生了什麼事，才會讓他連離開大涼都沒讓人告知她一聲。從她有記憶以來，徐鼎就存在她的生命裡，徐鼎可以說是她的天，可對徐鼎而言，她算什麼？

他待她好，百般寵溺，她壓根不懷疑他對自己的情意，可有時她又覺得他離自己好遠，遠到像她伸長了手也構不著的天。

瞧她垂睫不語，滿臉是訴不盡的失落，雷持言調開了視線，淡聲道：「小雅，徐

鼎的事就別擔心了，妳得先將自己顧好，照著自己的步調得到妳該有的名氣，日後妳才能成為徐鼎的助力。」

卓韵雅輕點著頭，心裡明白雷持言指的是宮中幾位娘娘看中她的手藝，這幾位貴人能替她造勢，而這些「勢」有朝一日都會成為徐鼎的助力。

可明白歸明白，她還是止不住心裡的失落。

總覺得好久沒瞧見他，一顆心好不容易安穩了，卻連一面都沒見到，如今更不知道他何時才會回大涼，她的心空空蕩蕩的。

半晌後她強打起精神，不允許自己沉浸在失落裡，朝雷持言嫣然一笑。「表哥，謝謝你。」

雷持言近乎貪婪地注視她的笑靨。「謝什麼？」

「很多很多，真的謝謝表哥，今天我特地下廚做糕餅給表哥嘗嘗。」她對表哥是由衷的感謝，只要她有所託，他從不拒絕，比她親生大哥更要疼愛她千百倍，可她前段時日只惦記著鼎哥哥，忘了他總是為她奔波著。

要不是嫂子提點她，她真沒發現自己愈來愈隨便，竟然將表哥當隨從使喚，她深深反省並且告誡自己絕不能因惦記鼎哥哥而忽視其他親人。

「栗子糕？」他笑問。

「嗯，這個時節的栗子最好吃，而且——」卓韵雅笑睇著他。「表哥最喜歡栗子糕了，對不。」

雷持言笑瞇了眼，心想，只要她待自己還有這份心，那便足夠。

一整年，卓韵雅除了等著徐鼎歸來也沒閒著，就在這段時間裡，她自個兒拿積蓄弄了間匠鋪並題名端玉閣，拉了同師門的師兄季逢易合夥，她負責設計，他負責完成，偶爾她會參與製作，畢竟她拉絲花的技巧已是爐火純青。

鋪子打的名頭是只接私單，只為專人設計，一開始她大哥只當她愛玩，拿自己私房玩玩倒也無妨。

然而鋪子一開張，單子已經接到年後，讓季逢易氣得差點當場拆夥，畢竟這鋪子只有他們兩個人，單子一張接一張，人手不足再加上資金有限如何吃得消，於是卓韵雅拉著雷持言和雷持音合夥，讓雷持言出馬拜訪幾個匠人，再由她最後篩選，一個月後，第一張單子成品交貨時，京城貴人圈一陣轟動。

第一張單是貴妃親自下的絲花雕玉簪，以金絲編織成的花團鳳凰，身體嵌上火珊瑚，再套進鏤空紫玉簪，其雕工、絲花的工藝可謂是鬼斧天工，就連皇上瞧見了都讚嘆不已，親自賜了匾額和其他賞賜，端玉閣頓時紅遍京城大街小巷。

卓景麟這才扼腕當初沒能看出端倪，被雷持音嘲笑了好一陣子。

卓韵雅沒因此自負起來，反倒是抓緊時間應付每一張單子，務求盡善盡美，絕不能教人挑出一丁點毛病，教宮中的嬪妃一個個愛不釋手，大臣女眷也爭相下單，因而短短一年內的時間，端玉閣的名氣已經壓過奇珍堂的招牌了。

「小雅。」雷持言走到工坊小屋喚了聲，卓韵雅卻是一點反應皆無，心思專注著

手邊的工作。

雷持言倚在門邊，從樹葉間篩落的碎光落在她身上，照亮她麗人般的側臉，看著她纖白小手抓著金線不斷地穿孔拉絲，慢慢的金線變成了金絲，閃動著奪目的流光。

他看得出神，捨不得移開眼，直到卓韵雅將拉絲告一段落才瞧見了倚在門口的他，笑喚著——

「表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說著，又從他身後望去。「唉呀，那兩個丫頭跑哪玩去了，都不知道要上茶。」

雷持言回神，輕咳了聲掩飾報意。「不用上茶，我來只是跟你說件事。」他報然是因為他太過明目張膽地注視她，更因為是胞妹強硬地將她兩個丫鬟都趕出工坊外，刻意給他製造兩人獨處的機會。

「找到工匠了？」她滿臉期待地問。

她現在的單子都接到來年初夏去了，要是再找不到工匠，接下來她都不敢接單了。

「不是，是……徐家發出了商會的帖子，你要不要去？」

卓韵雅皺起了眉頭。「喪期不是還沒過？」

「商會是每年都會舉辦的，去年停辦了一回，今年不好再停辦，所以徐家應該是選擇了守一年喪，這個倒是沒什麼問題。」雷持言停頓了會才又道：「徐鼎也會負責招待才是。」

「鼎哥哥回來了？」她詫道。

「聽說是回到大涼，但還沒回到京城，大概還在其他地方收帳、巡視什麼。」徐家是行商，經營馬隊之外，也有一些莊子和其他的鋪子、票號，而這些分號總得要有人定期巡視，徐鼎自然是不二人選。

卓韵雅垂斂長睫掩飾心思，好一會才道：「嗯，到時候再麻煩嫂嫂帶我一道去。」徐家商會她是年年到，知道除了男人聚在一起聊商道之外，也會攜家帶眷前往，有幾分相看的意思。

雷持言注視她良久，才道：「徐鼎必定是有許多事在忙。」他一直派人注意著徐鼎，自然知道徐鼎早在半年前就回大涼，甚至也回來京城待上幾天，可那幾天他卻沒有見小雅一面，甚至連消息都沒捎上。

而這些事她既然不知道，他就不打算告訴她。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卓韵雅輕點個頭，抬臉粲笑著。「鼎哥哥那麼努力，我也不可能輸給他。」

她從小就知道自己扮演什麼角色，她是卓家的女兒，既是有工藝方面的天賦，她自然得要替卓家攢口氣，也為了日後成為鼎哥哥的助力，所以她什麼都能忍，只要她能做到的，她都不會落下。

雷持言張了張口，最終嚥下了嘆息，伸手想輕撫她的頭，卻想到她已經十三了，尋常姑娘在她這年紀已經開始談親事，他們也到了無法隨意見面的時刻了。

但只要有端玉閣這個地方，他與她終究是有所羈絆的。

第三章 鼎哥哥愛吃醋

「嫂子，真的不等大哥嗎？」偏廳裡，卓韵雅輕聲問。

雷持音走向前，替她將髮上的絲帶繫得再端正些，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妳大哥忙，咱們先走。」

「妳跟大哥吵架了？」

「我看起來是那般閒的人嗎？」雷持音沒好氣地笑問。

「會不會是妳笑他笑得太過火了？」她記得前一陣子嫂子一直拿端玉閣的事嘲笑大哥，說大哥眼光短，她大哥是個愛面子的人，一旦嘲笑過頭，惱羞成怒也正常。雷持音笑意不減。「也許。」她想，有些事實在是沒必要讓小雅知道。

她不想在小雅面前下她大哥的面子，也不想讓小雅知道她的大哥其實是個扶不起又妒心極重的阿斗。

端玉閣的竄起她是和卓景麟笑鬧過一次，後來再提起他便翻臉了，那次他變得像是另一個人，陌生得教她不敢再多說。

一個時辰前，她在書房外親耳聽見公爹低斥他毫無建樹，比不上小雅，回房後，他氣得砸了一些玉器擺設，嘴裡罵著將小雅貶低至極的話語。

那是個度量狹小又善於隱藏黑暗面的男人，她知道就好，沒必要告訴小雅。

「嫂子，給我大哥一點面子吧。」卓韵雅小聲勸著。

男人啊，沒有一個能容忍面子一再被挑戰的。

雷持音挑了挑眉，沒正面回應她，拉著她的手就往外走。

徐家一年一期的商會向來是入夏時舉辦，適婚的姑娘都會盛裝出席，衣料都是較輕薄的紗，雖然無法一睹身材曲線，但絕對會教男子瞧直了眼。

而眼前，別說男子瞧直了眼，就連卓韵雅的眼都快要瞪直了。

「……真不敢相信，她一個姑娘竟穿成這樣。」雷持音在她耳邊低語，甚至還頗為嫌棄地移開目光，像是怕弄髒了眼。

卓韵雅眨了眨眼，確定自己沒看錯後，垂眼瞧了瞧自己這身纏枝月季繡紗衣裙，覺得自己真的輸得慘慘，可也不能怪她，她真沒想到有人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蟬翼紗，站在穿堂裡接待客人。

大涼的民風向來開放，在穿著上更是鄰近幾個國家中最無禁忌的，可這穿堂處迎接的可不只有女眷還有男客，薛小七身穿蟬翼紗坦領襦衫裙……卓韵雅不禁想，她腦袋是壞了嗎？

「她至少也該穿暗花紗，穿這樣……裡頭的訶子都被人瞧得一清二楚了。」雷持音站在徐家大門外低聲罵著，要不是今日是陪小雅來，她都打算掉頭回家了，省得看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在這兒丟人現眼。

卓韵雅撓了撓臉，轉移了話題。「不過既是徐家的商會，大薛氏怎會讓薛小七接待客人？」她一直以為大薛氏是打算要薛小七當她的媳婦的，可瞧她今日這打扮，代表大薛氏根本是看不上薛小七。

「咱們這種聰明人怎會明白那蠢笨之人的心思。」雷持音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卓韵雅被她逗笑，親熱地挽著她。「說不準她是打算去色誘鼎哥哥。」她們誰都知道薛小七對徐鼎是青睞有加。

「唷，妳這說法是壓根不擔心未婚夫被人搶？」雷持音睨她一眼。

「我要的男人，誰搶得走？」卓韵雅朝她笑得嫵媚，那張狂又豔麗的笑，讓從她身旁經過的男客不由駐足多看幾眼。

雷持音一陣無言以對。

真不知道小雅這自信到底是打哪來的，也不想想她和她的鼎哥哥已經一年沒有書信往來，更別提見面了，她怎能認為他還是她的男人？

唉，她這一心一意的心思要是撲到她大哥身上，不知道有多好。

「快走吧，這兒是男賓女眷都能走的，咱們先往花廳去，一會逮住時機，妳就去見妳的鼎哥哥吧。」明明是很想讓她和大哥湊成一對的，偏偏只要小雅一張口拜託，她還是點頭了。

說白點，今兒個要不是為了小雅一解相思需要她掩護，她才不來呢。

兩人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，薛嫻猶如當家主母般地迎向前來。

「薛七姑娘，」雷持音收整心底的不屑，噙笑寒暄。今兒個看起來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薛七姑娘一笑起來就是一整個風光明媚呀，教人都不敢往妳身邊站。」卓韵雅笑容可掬地將薛嫻給捧上了天，明著褒暗著貶。

薛嫻笑瞇眼。「瞧妳們姑嫂說的，是要我把臉給藏到哪去，多羞人。」

會覺得羞，就不會穿這樣吧。卓韵雅心裡損著，面上笑意不減。「說的是實話，哪裡需要覺得羞？」

薛嫻表面謙虛，心裡樂得很，可就算如此，也不會改變她今天的計畫。

三人又不著邊際地聊上幾句，薛嫻便讓丫鬟領著兩人前往花廳。

兩人一進花廳，霎時成了焦點，不少商家女眷都主動與她倆攀談，折騰了好一段時間，眼看著差不多要開席了，卓韵雅給了雷持音一個眼神，雷持音雖無奈卻還是照辦，誰要她就疼這小丫頭呢。

「大夥瞧瞧，這紫靈玉可是咱們王朝最上等的紫玉了，還是皇上開了口，咱們才能留下一點毛料打磨。」雷持音取下髮上的玉簪，頓時女眷們都圍了過來，想要瞧瞧難得一見的珍寶。

卓韵雅見狀，留下丫鬟偷偷地跑到渡廊，熟門熟路地朝徐鼎的陶竹軒而去。

古怪的是，陶竹軒外竟沒有隨從留值，踏進院門裡頭也沒有半個人影，她不禁疑惑地挑起眉。

有問題，陶竹軒不可能完全沒有人留守，而且能在陶竹軒裡當差的都是鼎哥哥的心腹。

她原本是打算先到這兒跟留守的人打聲招呼，順便請他們將鼎哥哥找來。

她心生戒備地環顧四周，改朝園子的假山流水而去，就見跨橋上有抹人影，是她熟悉的身形穿著熟悉的玄色錦袍，她脫口喊道：「鼎哥哥。」喊人的同時，她已經走上跨橋，可當她走近，見那人轉過身時，她不由頓住腳步。

「小雅，咱們好久沒見了。」徐爵慵懶地倚在白玉橋欄上。

「徐大哥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對於徐爵她並不討厭，除了因為徐爵的身形面貌和徐

鼎有幾分相似，更因為徐爵向來待她不錯，就跟自家大哥差不多，可是徐鼎是視他為敵的，所以她也自然而然地避開他。

「嗯……自然是有一些原因。」徐爵輕吟著，目光穿過她落在院門外，轉了話題問：「是說，不知道妳信不信我？」

「信。」她不假思索地道。

徐爵怔住，像是難以置信極了，一會才徐徐揚笑。「小雅，妳怎麼敢信我？」笑完又忍不住嘆氣。

這麼好拐，真的教他為二弟擔心。

Crescent Family